一瓢詩話

一瓢詩話自序　　萃編卷第四十七

掃葉莊一瓢耕牧且讀之所也維時殘月在窗明星未稀驚鳥出樹荒雞與飛蟲相亂雜沓無序少焉曉影漸分則又小鳥鬬春閒關啁啾盡巧極靡寂濳山林喧若朝市不知何處老鶴横空而來長唳一聲羣鳥寂然四顧山光直落簷際清淨耳根始爲我有于是盥漱初畢伸紙磨墨將數月以來與諸同學及諸弟子或述前人或攄巳意擬議詩古文辭之語或莊或諧錄其尤者爲一集錄竟讀之如噉蟹螯寸寸各

具酸鹹要不與珍錯同登樽俎亦未敢方平橫空老

鶴一聲長唳一瓢薛雪書于掃葉莊

一瓢詩話

河津薛　雪生白著

趨庭之訓首及詩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以擊壤康衢爲發源由三百篇而降則濫觴于漢魏六朝浸廣于唐宋元明以及昭代何世無詩但日趨日下去本一步是遠一步

昔人已有詩亡之歎況今日乎有志者當自具隻眼泝流而上必得其源

學詩須有才思有學力尤要有志氣方能卓然自立

與古人抗衡若一步一趨描寫古人已屬寄人籬下何況學漢魏則拾漢魏之唾餘學唐宋則啜唐宋之殘膏非無才思學力直自無志氣耳吾師橫山先生云剽竊古人似則優孟衣冠不似則畫虎不成與其假人餘焰妄僭霸王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不然豈獨風雅掃地其志術亦可窺矣

作詩必先有詩之基胷襟是也有胷襟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隨遇發生隨生即盛千古詩人推杜浣花其詩隨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無處不發其思君

王憂禍亂悲時日念友朋弔古人懷遠道凡歡愉憂愁離合今昔之感一一觸類而起因遇得題因題達情因情敷句皆由有胷襟以爲基如時雨一過天矯百物隨地而興生意各別無不具足

王右軍以書法立極非文辭名世蘭亭之集名流畢至使時手爲序必極力鋪寫諛美萬端決無一語稍涉荒凉者而右軍寥寥數語託意于仰觀俯察宇宙品類之感慨而極于死生則右軍之胷襟何如昭明文選不收此序蘇東坡以小兒強作解事斥之亦屬

快心

既有胷襟必取材于古人原本三百篇楚騷浸淫乎漢魏六朝唐宋諸大家皆能會其指歸得其神理以是爲詩正不傷庸奇不傷怪麗不傷浮博不傷僻決無剽竊吞剝之病矣

詩文與書法一理具得胷襟人品必高人品既高其一謦一欬一揮一灑必有過人處趙松雪云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此言不特論書直與

學者當頭一棒

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要知心正則無不正學詩者尤爲喫緊葢詩以道性情感發所至心若不正豈可含毫覓句或問曰彥云詩何謂也余曰詩者心之言志之聲也心不正則言不正志不正則聲不正心志不正則詩亦不正名之曰歪不亦宜乎

作詩家數不必畫一但求合律便可造進譬如作樂八音迭奏原各就其所發以成之聖人聞之三月忘味何也知其所以然始可與言詩矣

觀周樂一篇是作詩指南進學解一篇是作文宗旨學者當于此體會

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值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于時觀此何異

杜少陵李青蓮雙峯並峙不可軒輊然青蓮畢竟有一點不及少陵處學者當自悟入

作詩能不隸事而渾厚老到方是實學若捃摭故實翻騰舊句或故尋僻奥以炫醜博乍可潛形牛渚終遭溫嶠然犀

火候未到徒擬平澹何啻咸喜丸費盡咀嚼斐然滿口終無氣味

不去纖響惟務雕繢僅同百衲琴耕湊雖工膠滯清音究非上品

講解切不可穿鑿傅會議論切不可欹刻好奇未能灼見不妨闕疑如竹坡老人駮柳子厚別弟宗一詩

末句云欲知此後相思夢長在荆門郢樹煙謂夢中安能見郢樹煙只當用邊字蓋前有江邊故耳此語已屬夢中說夢後又改云欲知此後相思處望斷荆門郢樹煙是魘不醒矣殊不知別手足詩辭直而意哀最爲可法觀此一首無出其右

杜樊川示阿宜詩云一子呶呶喧相門宜乎須記若而人長林管領朋風月曾有佳兒屬杜鎬杜鎬究不知何許人或牧之曾以一子繼之或鎬有佳兒牧之贊歎之俱未可定乃癸辛雜識周必大曰池陽集載

杜牧之守郡時有妾懷姙而出之以嫁州人杜筠生子即荀鶴也此事人罕知之余過池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是成何語且必欲證實其事是誠何心汚蔑樊川已屬不堪于彥之尤不可忍楊森嘉樹會引太平杜氏宗譜辨之殊合鄙意

杜詩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沈槍薛氏補遺引解太盤用少隱非之極是而自解則云甲抛于雨爲金所鎖鎗臥于苔爲綠所沈夫槍爲苔埋爲綠所沈猶可若

甲拋于雨為金所鎖荒謬甚矣鎖子甲綠沈槍原是上將之物浣花所用現成器名何必扭揑總之不諳武備自是敗缺又且造語不精故云不破萬卷書不行萬里程讀不得杜詩

晁以道藏宋子京手抄杜詩內擷握節漢臣歸為秃節新炊間黃粱爲間黃粱以道跋云前輩見書自多不似晚生少年但以印本爲正也余謂此是好事愚人僞作宋抄本欺世并以道跋亦是假者何也擷字有我心匪石之義間字有老少異糧之訓何等委曲

換卻禿字閒字呆板無味損盡精采吾輩倘無此等惡作況少陵詩聖邪

讀書先要具眼然後作得好詩切不可誤認老成爲率俗纖弱爲工緻悠揚宛轉爲淺薄忠厚懇惻爲麤鄙奇怪險僻爲博雅佶倔荒誕爲高古纔是學者

詩不可無爲而作試看古人好詩豈有無爲而作者無爲而作者必不是好詩

人知作詩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爲要緊

一部杜浣花集字字白虹聲聲碧血讀至悠悠委蔣

俗鬱鬱回剛腸之句尤覺心墮魂折

有一種故實字句入不得詩者如稊稗相似斷宜拔去方不敗苗

格律聲調字法句法固不可不講而詩卻在字句之外故三百篇及漢魏古詩後章與前章略換幾句幾字又是一種詠歎非神令人吟繹不厭後世徒于字句求之非不工也特無詩耳

對仗之法古人讀書多用法備常有不似對而實對者淺言之如尋常對七十之類又有兩字對一字者

頗多不可不自理會動云刋誤惟杜浣花問知人客
姓誦得老夫詩之句疑來字與人字流傳易訛恐是
問知來客姓甞無善本爲證
得句先要鍊去板腐後人于高遠處則茫然不會于
淺近處最易求疵如溫太原早行詩雞聲茅店月人
跡板橋霜未嘗不佳而俗子偏指摘之謂似村店門
前對子若余早行所作朝暾迷海角殘月掛春城又
不知遭如何指摘也
古人用字之法極妙曾見善本樊川集杜詩韓筆愁

來讀筆字何等靈妙俗本刻作詩韓籍愁來讀神韻頓損

籌筆驛筆字不可實作筆墨之筆字用唐人如杜樊川之揮毫勝負知李玉溪之徒令上將揮神筆皆實作筆墨之筆用矣小李杜尚欠主張況他人乎

有志學詩不必定取某人終日刻畫只將古人詩游詠久之動筆便合書畫亦然但將法書名畫終歲把玩久之下筆自然超脫若印定鍾張板摹黃巨以期名世愚哉

張表臣駁老杜軒墀曾寵鶴小杜欲把一麾江海去以爲誤用懿公好鶴與顏延年詩意殊不知二公非死煞用事者其好處正是此種吾師橫山先生惡此等咬文嚼字因摘取杜少陵似有可議而實無可議之句戲代俗子評駁摹寫妄人口吻句句酷肖令人捧腹恨不能悉記聊述數語以共欣賞自是秦樓壓鄭谷（俗子必曰秦樓與鄭谷不相屬壓鄭谷何出）愚公谷口村（必曰愚公谷也從無村字押韻杜撰）參軍舊紫髯（必曰晉有髯參軍紫髯另是一人杜撰韋合）河隴降王款聖朝（必曰降則款矣款則降矣字眼重出湊句）王綱尙旒綴（必曰綴旒倒用）

何出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姐必曰褒姐是殷周與夏無涉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必曰蘇武前軍平呂虔左將平第五橋邊流恨水皇陂亭北結愁亭必曰恨水愁亭何出韋橋陂尤杜撰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芳草必曰鹿皮翁對芳草事何出舊諳疏懶叔必曰懶是嵇康韋阮家不上因槩亦固扃必曰固扃押韻何出歷下辭姜被關西得孟鄰必曰姜被孟鄰豈歷下關西事處士彌衡俊必曰彌衡禰俊何出斬木火井窮猿呼必曰斬木火井一事窮猿呼一事硬牽合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必曰言片雲言天言永夜言月言秋風二十字中重見疊出無法之甚永負蒿里餞必曰蒿里餞何出不見杏壇丈必曰

函丈邪可單用丈字邪抑指稱孔子邪侍祠涇先露必曰涇先露不成文費解涇渭開愁容必曰涇渭亦有愁容邪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必曰屈賈壘曹劉牆何出管寧紗帽淨必曰改皂爲紗取叶平仄杜撰潘生驂閣遠必曰散騎省曰驂閣有出否豺搆哀登楚必曰王粲七哀詩豺虎方遘患登荆門樓五字何異蛙翻白出澗邪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必曰楚星蜀月西霧何出傾銀注玉驚人眼必曰銀瓶邪玉盤邪杜撰不成文且俗郭振起通泉必曰郭元振去元字何據嚴家聚德星必曰倣嚴遂州以聚德星屬嚴家則一部千家姓家家可聚德星矣把文驚小陸必曰小陸何人邪若指陸雲何出先儒曾抱麟必曰即泣麟邪抱字何出修文將管輅必曰修文非管輅事悠悠伏枕左書空必曰

左字何解 只同燕石能星隕 必曰隕石也稱燕石何出 涼憶峴山巔 必曰峴山之涼有出乎 名參漢望苑 必曰博望苑去博字杜撰 馮招疾病纏 必曰左思詩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曰馮招可乎以疾病屬馮尤無謂 華經亞相傳 必曰韋元成稱亞相有出乎 舌存恥作窮途哭 必曰不是一事牽合 嫌疑陸賈裝 必曰馬援薏苡嫌疑陸賈裝有何嫌疑乎 穀貴沒潛夫 必曰王符以穀貴沒乎

看詩須知作者所指纔是賈胡辨寶若一味牽執已見未免有吠日之誚一友作秋雨詩首句云雨入秋來密蓋實指其時也有人評之曰起句太率嫌入春入夏入冬皆可余聞之不覺失笑曰杜浣花年過半

百不稱意亦覺大率人生不稱意三十四十六十七十皆可何獨半百邪座客無不絕倒

一友與余論詩引朱竹垞王阮亭兩先生云杜詩中老去詩篇渾漫興是漫與錢虞山改為漫興余曰先曾祖注杜詩一首今坊間流傳杜詩七律薛注者是也係天啟初刻本其中亦是漫與可見虞山箋本以前已皆如是若果所改必非無據朱王兩公南北名家騷壇宗匠亦非無見者改漫與而對深愁恐無其說姑互存之

有唐一代詩人惟李玉溪直入浣花之室溫飛卿段柯古諸君雖與並名不能歷其藩籬後人以獺祭毀之何其愚也試觀獺祭者能作得半句玉溪詩否

玉溪錦瑟一篇解者紛紛總屬臆見余幼時好讀之確有悟入覓解人甚少此詩全在起句無端二字通體妙處俱從此出意云錦瑟一絃一柱已足令人悵望年華不知何故有此許多絃柱令人悵望不盡全似埋怨錦瑟無端有此絃柱遂致無端有此悵望即遂若莊生亦迷曉夢魂爲杜宇猶託春心滄海珠光

無非是淚藍田玉氣恍若生煙觸此情懷垂垂追溯當時種種盡付惘然對錦瑟而興悲歎無端而感切如此體會則詩神詩旨躍然紙上又如無題四首之四意云永巷櫻花哀絃急管白日當天青春將半老女不售少婦同牆對此情景其何以堪展轉不寐直至五更梁燕聞之亦爲長歎此是一副不遇血淚雙手掬出何嘗是豔作故公詩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將此意明告後人

詩人非雄才閒出豈能上薄風騷卽有師承力學亦

不敢揚躒而進何期今日闒闟鄙夫乳臭厮養手持四聲一本口哦五言七言詩道之不幸也如此尚欲不愧不怍侈言于人曰近體我薄爲之作詩庶幾擬古及觀其所作比近體不過稍增幾句不工不緻不唐不宋之語尋繹其所擬何人究無著落可知擬古二字尚不得解而欲擬古詩邪

吾師橫山先生誨余曰作詩有三字曰情曰理曰事余服膺至今時理會者

得體二字詩家第一重門限再越不得倘然不夢而

藝不病而帅豈非大不祥乎

樂府最得風騷神理學者于古今樂府不可不澄心靜慮玩索窮研以求必得○唐人樂府首推李杜而李奉禮温助教尤宜另炷瓣香

近體意旨雖在章句字法之間卻不印定故唐人有通首不對者有通首全對者非有意爲之

獨往山人黃遵古與余同客武林幕府朝夕觀其作畫其正處精神多在側處渲染近處位置又從遠處襯貼濃不傷癡澹不嫌寂氣運蓬勃而出一時筆墨

都化微乎微乎畫之道詩之道文之道也

從來偏嗜最為小見如喜清幽者則絀痛快淋漓之作為憤激為叫囂喜蒼勁者必惡宛轉悠揚之音為纖巧為卑靡殊不知天地賦物飛潛動植各有一性何莫非兩閒生氣以成此理有固然無容執一橫山先生云天道十年而一變無事無物不然豈獨詩乎就三百篇而論風有正風有變風雅有正雅有變雅風雅已不能不由正而變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刪變也後此為風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此而詘彼也明

矣
會受韜鈐之法于蹇翁揣摩久之雖變化無窮不出
奇正二字從受詩古文辭之學于橫山亦不越正變
二字譬夫兩軍相當鼓之則進麾之則卻壯者不得
獨前怯者不得獨後兵之正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
水以木罌而渡沙可唱籌而量兵之奇也溫柔敦厚
纏綿悱惻詩之正也慷慨激昂裁雲鏤月詩之變也
用兵而無奇正何異驅羊作詩而昧正變眞同夢囈
然兵須訓練于平時詩要冥搜于象外

一題到手必觀其如何是題之面目如何是題之體段如何是題之神魂做得題之神魂搖曳則題之面目體段不攻自破矣

無所觸發搖筆便吟村學究之流耳何所取裁橫山先生有云必先有所觸而興起其意其辭其句勞空而起皆自無而有隨在取之于心出而爲情爲景爲事人未嘗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與聞其言者誠可悅而永也

王次回云詩家窠臼宜刪洗入目慵拈薛道衡次回

圓香樓雪手也乃有此金針度人之語不落窠臼始能一超直入若拖泥帶水終是土氣息泥滋味用前人字句不可并意用之語陳而意新語同而意異則前人之字句即吾之字句也若蹈前人之意雖字句稍異仍是前人之作嚼飯餵人有何趣味昌黎先生云陳言務去可知不去陳言終無新意能以陳言而發新意纔是大雄古今來能有幾人若以餖飣爲有出拾綴爲摹神已落前人圈圓豈能自見性情

人言應制早朝等詩從無佳作非也此等詩竟將堂皇冠冕之字纍成善頌善禱之辭獻諛呈媚豈有佳作若以堂皇冠冕之字寓箴規陳利弊達萬方之情于九重之上雖求其不佳亦不可得也余選唐詩正雅集中頗有此等詩未嘗不佳但後人作此措辭鍊句切須顧慮周詳毋致與璧俱碎則盡善矣杜浣花五夜漏聲催曉箭一篇眞言者無過聞者足戒安得不尊為詩家之大成邪

逝會日移詩亦隨時而變其實羲皇一畫未嘗澌滅

何以有一種人談唐宋而下詆若仇讐以宋詩比擬

其作即艴然不悅吾嘗永夜思之不得其解

詩文無定價一則眼力不齊嗜好各別一則阿私所

好愛而忘醜或心知或親串必將其聲價逢人說項

極口揄揚美則牽合歸之𣁽則宛轉掩之談詩論文

開口便以其人爲標準他人縱有傑作必索一瘢以

詆之後生立脚不定無不被其所惑吾輩定須豎起

脊梁撐開慧眼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

加沮則魔羣妖黨無所施其伎倆矣

擬古二字誤盡蒼生聲調字句若不一一擬之何爲擬古聲調字句若必一一擬之則仍是古人之詩非我之古詩也輕言擬古試一思之

古人作詩到平澹處令人吟繹不盡是陶鎔氣質消盡渣滓純是清眞蘊藉造峯極頂事也今人作平澹詩乃才短思澀格卑調啞輒以見長借之藏拙如三家村裏兒郎見衣冠人物其所欲言格格不吐與深沈寡默者截然兩途故軒轅彌明云時于蚯蚓竅常作蒼蠅聲若果才力雄厚鍼氣老勁正不妨如快劍

斫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何必喬妝貞靜縞素迎人及至春心一般蕩漾識者見之畢竟作惡歎曰

畫于絹素上襯之襯畫也于宋到絹素上襯之作畫也襯畫易作畫難試看余寫此一幅墨蘭汲水滌硯洗筆磨墨時何事非蘭及至伸紙拂拭未經落手蘭在何許一經下筆蘭在紙上間不容髮其風晴雨露之態向背遠近之情無不一一具在乃至添荆棘綴白石蒼苔紫芝綠竹芳草隨意點染無不相宜若汲

未濡硯時無此蘭及至伸紙下筆時有此蘭必不得之數也假饒用盡苦工極力描寫不過如今之攢根倒插接葉小花之派豈能有宋元之鄭所南趙吳興有明之文待詔陳古白之流風餘韻邪作詩之訣于此推求思過半矣

用事全在活潑潑地其妙俱從比興中流出一經刻畫評駁則悶殺才人喪盡風雅也故村學究斷不可與談詩有識量者得其道守其道以俟知者倘識量未定爲其所移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矣

横山先生說詩推杜浣花韓昌黎蘇眉山為三家鼎立余謂杜浣花一舉一動無不是忠君愛國憫時傷亂之心雖友朋盃酒閒未嘗一刻忘之顛沛不苟窮約不濫以稷卨自期公豈妄矜哉韓昌黎學力正大俯視羣蒙匡君之心一飯不忘救時之念一刻不懈惟是疾惡太嚴進不獲用而愛才若渴退不獨善嘗謂直接孔孟薪傳信不誣也蘇眉山天才俊逸瀟灑風流嬉笑怒罵皆成文章又因其學力宏贍無入不得幸有權臣與之齟齬成就眉山到老其長詩差可

追隨二公餘則不在語言文字間與之銖寸較量也好浮名不如好實學豈有實學而名不遠者乎師今人不如師古人豈有師古而今人能勝之者乎古人學問深品量高心術正其著作能振一時垂萬世今人萬萬不及古人者即據一端可見矣古人爱才如命其人稍有一長即推崇贊歎不避寒暑今人則惟恐一人出我之上媢嫉擠排不遺餘力雖有著作祗此心術天壤之尚希垂後乎余非望人開倡譽之端實見中懷狹隘者終爲品量之累鄭少谷與王子

衡初不相識嘗有詩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徧曾諸生其推許神交如此後鄭死王感其意數千里入閩經紀其喪王阮亭先生詠之云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從古善相輕君看少谷山人死獨有生平王子衡亦可謂善勸者矣

有人議論唐人選唐詩不甚佳余曰前人畢竟不同切勿管中窺豹假如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後人那得知之若得知之必不致以氣息都盡者爲大家也要知清溪幽澗雖則照人凜冽實未可

與龍門碣石相比
前輩論詩往往有作踐古人處如以高達夫岑嘉州五七律相似遂爲後人應酬活套是作踐高岑語也後人苟能師法高岑其應酬活套必不致如近日之惡矣又謂孟浩然似乎澹遠無縹緲幽深思致東坡謂浩然韻高而才短如造內法酒手而無才料誠爲知言後人曾無才思易于衝口而出孟開其端此過信倉山之說作踐襄陽語也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亦衝口而出者所能哉

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風人之能事也至于屬對精警使事嚴切章法變化條理井然杜浣花之後不可多得蓋因元和長慶間與開元天寶時詩之運會又當一變故知之者少而其卽用現前俚語如矮張短李之類斷不可學

王鳳洲評李奉禮詩云奇過則凡老過則穉不可無一不能有二此四句是赤文綠字亦可謂微妙法音

論詩略分體派可也必曰某體某派當學某體某派不當學某人某篇某句爲佳某人某篇某句爲不佳

此最不必服者也人之詩猶物之鳴鶯鳴于春蛩鳴于秋必曰鶯聲佳可學使四季萬物皆作鶯聲又曰蛩聲佳當學使四季萬物皆作蛩聲是因人之偏嗜而使天地四時皆廢豈不大怪乎

楊錢劉晏諸公何罪于人乃論詩者動輒鄙薄西崑甚至演爲撏撦義山之劇吾不解也

有人云董思白學王子敬不得因而論書極詆子敬恨其學不到耳余曰此言未必然董文敏偉人也豈肯與今日詩文家作傭邪

有意逞博翻書抽帙活剝生吞搜新炫奇猶夫生客滿座高貴接席爲主人者虛躬淡洽有何受用處不若知已數人賓主相忘談經論史其樂何如邪又如借本經營原非己物終歲紜紜徒見跼蹐不若四弓之田一畝之宮採山釣水嘯歌閑閑卽腰金衣紫亦不肯與之相易也

轉韻最難音節之間有一定當轉入某韻而不可强者若五古漢魏無轉韻之體至唐漸多而杜浣花韓昌黎竟亦不然究屬若手樂府宜被管絃或數句或

四句一轉始覺宛轉有致若七古則一韻爲難苟非筆力扛鼎無不失之板腐要其波瀾層疊變幻縱橫通篇一韻儼若跌換亦惟杜韓二公能之

學詩讀詩學文讀文此古今一定之法余獨以爲不然詩不必在古人詩上文不必在古人文上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斯言雖淺可以喻諸

將現成救急字眼湊上幾字遂成一句通首拖泥帶水黏成八句謂之律詩近來漫天塞地皆是此輩

作詩與著書一理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道而無其權著之可也接前人未了之緒開後人未啟之端著之可也苟不如是雖汗牛充棟何益哉故秦焚之後至于今日可焚者又十之八九矣詩亦然

風雅頌賦比興詩之經緯也有此經緯乃有體裁爲有體裁則有正變達事情通諷諭謂之風純乎美者謂之正風兼美刺謂之變風述先德通下情謂之雅專于美者謂之正雅兼美刺謂之變雅用之宗廟享于神明美盛德告成功謂之頌當作者謂之正不當

作者比于風雅亦謂之變如後世有法律曰詩放情曰歌流走曰行兼曰歌行述事本末曰引悲鳴如蛩曰吟通俗曰謠委曲曰曲觀此體裁則知所宗矣

杜詩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最爲詩家傳燈衣鉢大凡詩中好句左瞻右顧承前啟後不突不纖不橫溢于別句之外不氣謐于一句之中是句法也起須劈空承宜開拓一聯蜿蜒一聯崒嵂景不雷同事不疏忽去則辭樓下殿住則回龍顧祖意外有餘意味後有餘味不落一路和平自有隨手虛實是章法

也悟此句法章法然後讀此二句益信杜公毫髮字波瀾字非汎寫而實是一片婆心指點後人作詩之法

范德機云吾平生作詩稾成讀之不似古人即焚去余則不然作詩稾成讀之覺似古人即焚去

人云起要平直戒陡頓承要從容戒迫促轉要變化戒落魄合要淵永戒斷送起處必欲突兀承處必不優柔轉處不致窘束合處必不匱竭此是擔板漢參御死語臘月三十日依舊手忙脚亂

人之才情各有所近或正或變或正變相半只要合法隨意所欲自成一家如作書不論晉唐宋元只要筆筆妥當便是能書余故曰不妨如快劍砍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絲

際文明極盛之運當教化普被之時聲律多正寡忠義之心傾濟世之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則正變相半身經喪亂目擊流離則純乎變矣此詩道之運會不得不然之數作者亦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故曰非痛而呻乃大不祥

排比聲韻較量屬對以為工誇繁鬭縟綴錦鋪花以為麗鷙哄喝喊叫嘯怒罵以為豪枯瘠無神索莫無味以為幽坐此惡疾終身不愈永不能立李杜之門安望其能見李杜以前哉

有人論詩云詩體有六曰雄渾曰悲壯曰平澹曰蒼古曰沈著痛快曰優游不迫以此六者為體不知者則將拗筆就體落荒從事矣可知此六者乃詩之氣魄若無此氣魄雖有佳篇亦如廟堂中人耳

杜浣花云晚歲漸于詩律細又云語不驚人死不休

有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有云吟成五箇字撚斷數莖鬚有云一句坐中得寸心天外來有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有云險覓天應悶狂搜海欲枯有云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如此者不一而足可見古人作詩不易何以今人搖筆便成其一其二其三連篇累牘不幾年間刻稾問世矣

詩重蘊藉然要有氣魄無氣魄決非眞蘊藉詩重清眞尤要有寄託無寄託便是假清眞有寄託者必有氣魄無氣魄者設言寄託猶之有性情不可無學問

有學問乃能見性情二者原不單行詩有別才之說乃是別裁二字之誤不可錯認

作詩非應舉何必就程式熱趕名場之人豈有好詩好文哉元遺山云縱橫正有凌雲筆俯仰隨人亦可憐

著作脫手請教友朋倘有思維不及失于檢點處即當爲其竄改塗抹使成完璧切不可故爲諛美任其滲漏貽譏于世然有一輩負固不服反以此而修怨者亦不可不防但看平日相與何如耳大凡今人著

作既經鏤板者及試草綠卷等類切不可動筆倘偶然動筆者切不可寘案頭令人見之

提得筆起放得筆倒纔是書家撇得出去拗得入來方爲作者王右軍字字變換提得起放得倒也杜工部篇篇老成撇得出拗得入也顯而易見者右軍蘭亭序工部哀王孫世人習于聞見不肯細心體認耳

溫李並稱就中卻有異同止如樂府則玉溪不及太原餘則太原不逮玉溪遠矣

易云風行水上渙乃天下之大文也起伏頓挫之中

謚抑揚反覆之義行乎所當行止乎所當止一波一瀾各有自然之妙不爲法轉亦不爲法縛

郎梅谿問張蕭亭竹枝柳枝自與絕句不同音節亦有分別否蕭亭曰語度無異末語加竹枝柳枝卽其語以名其詞音節無分別也余謂亦有不加竹枝柳枝者何以爲語度無異音節不分若果如此則仍是絕句何必別其名曰竹枝柳枝邪要知全在語度音節間分別

詩與曲不同在昔有被管絃者多合律呂後人所作

未必盡被管絃不過寫志意通事情不失平仄已也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辭害志若拘拘于五音清濁喉牙脣舌之閒有不割蕉加梅亦幾希矣○三百篇朱子尚有未詳處後人何嘗蹤得盡至于詩中音節頓挫如參背觸觸則有相背則非法只要吟詠既久自然而然有兔起鶻落水到渠成之妙

評論詩文品題人物皆非美事亦非易事倘不能洞悉其優劣且就好處一邊說慎勿率意雌黃鍾伯敬譚友夏二人錢蒙叟僅以昏氣二字評之可見前輩

厚道

王阮亭先生云劉後村七律專好用本朝事直是惡道乃有竟將本人名號用入更厭杜浣花亦偶有之便覺大雅所以不可及也

羅江東雲中雞犬劉安過月下笙歌煬帝歸人謂之見鬼阮亭先生謂二句最劣余謂上句是無用之句果然最劣下句則宛然佳句也顧用之何如耳

排律止可六韻至十二韻足矣多至幾十韻以及百韻即是長詩也不可爲訓

雜體詩昔亦有之原屬游戲前人有餘力不妨姑弄之

若令人作正體詩尚未必盡善何暇及此

樂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

格有品格之格體格之格體格一定之章程品格自然之高邁品高雖被綠蓑青笠如立萬仞之峯俯視一切品低即拖紳搢笏趨走紅塵適足以誇燿鄉閭而已所以品格之格與體格之格不可同日而語

詩有從題中寫出有從題外寫入有從虛處實寫實處虛寫有從此寫彼有從彼寫此有從題前搖曳而

來題從迤邐而去風雲變幻不一其態要將通身解數踢幷此題方得如是

王阮亭先生謂東坡千古一人惟律詩不可學終是具眼人語

詩文家最忌雷同而大本領人偏多于雷同處見長若舉步換影文人才子之能事何足為奇惟其篇篇對峙段段雙峯卻又不異而異同而不同纔是大本領眞超脫

司空表聖詩品二十四則無一毫脫義學詩不可不

熟讀深思余選全集正雅集所以將此二十四則列之于首

詩之用片言可以明百義詩之體坐馳可以役萬象所以杜浣花集古今大成于開寶間上薄風騷下沒屈宋無有議者

著作以人品爲先文章次之安可將不以人廢言爲藉口昔人云阮步兵詠懷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其曾次非復人間機軸爾爲諸臣作勸進表又不足多矣陶徵士飲酒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眞有絳雲在霄舒

卷自如之致雖有閑情一賦何妨托興

敏捷詩千卷不過一時推許之辭如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之類非直以敏捷爲美事也若以敏捷爲美則晚歲漸于詩律細語不驚人死不休又何謂乎大凡人具敏捷之才斷不可有敏捷之作溫太原八义手而八韻成致有絲飄弱柳平橋晚雪點寒梅小苑春上下情景不相屬竟是園亭對子蘇小風姿迷下蔡馬卿才調似臨邛用事雜沓不倫且難講解非以敏捷悞之乎

李青蓮倚馬而萬言可待未必果然

磬澄心以凝思渺衆慮而爲言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陸士衡之言也欲求工到必藉冥搜

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不在句之淸雅要見此風難得令人有身入華胥之想

古人收韻有極不妥處如落霞更在夕陽西之類宋人最多因其句子單薄淺人認爲淸拔忘其韻之與本句相戾也

杜少陵守歲阿戎家或云阿咸董養性注作杜位小

字陳聲伯引王宴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以證其非至東坡詩云欲喚阿咸來守歲聲伯亦謂其以意改耳非也阿戎例呼從弟阿咸例以呼姪何必拘拘如此

張祐處士詩云梨花靜院無人見閒把寧王玉笛吹似指貴妃竊笛被放之事按貴妃于天寶四載入侍寧王卒于開元二十九年是外傳與此詩俱非實事不可不辨

楊鐵崖春日佳句游絲蜻蜓日款款野花蛺蝶春紛

紛似祖杜少陵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靑春深比李玉溪花鬚柳眼各無賴紫蝶黃蜂俱有情其相去何如哉

平生最愛隨筆納忠觸景垂戒之作如昨日到城郭歸來淚滿巾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稠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未曾歸地溼莎青雨後天桃花紅近竹林邊游人本是農桑客記得春深欲種田一曲淸歌一束綾美人

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一株楊柳一株花云是官家責酒家惟有吾鄉風土異春深無處不桑麻采采西風雪滿籃禦寒功已倍春蠶世閒多少閒花草無補生民亦自慚之類不論唐宋元明中華異域男子婦人所作凡似此等見必手錄信口附哦未嘗忘之一日大雨中小兒不倚自掃蕖莊遣人至城天色未曙云爲蠶稠葉盡急不能待遂爲作札徧扣友朋了不可得乃書一絕示之曰衝泥覓葉爲蠶忙到處園林蕖盡荒今日始知蠶食苦

不應空著綺羅裳並非蹈襲前人卻指一時實事李西涯謂作詩不用閑言助字自然意象具足此為最難要知五言尚多七言頗不易一落村學究對法便不成詩陳聲伯舉西風酒旗市細雨菊花天為躁秋景物宛然在目初不假語助而得又引自作野航秋水岸林屋夕陽山酒盆壓樹影茶鼎潤松聲為比則覺筆力無弱且有稱氣余有春日垂過玉柱山房詩云一林蒸朮火數里焙茶香較更蒼潤而不假閑言助字者

口漱手涵用慣不覺亦詩人之病而前人往往有之若李長吉之死鄭守愚之僧溫飛卿之平橋韋端已之夕陽不一而足薩天錫之芙蓉李滄溟之風塵則又爲後生也

李奉禮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是陣前實事千古妙語王荆公訾之豈疑其黑雲甲光不相屬邪儒者不知兵乃一大患

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讀之令人下淚但李王孫何致作此語金雷琯送李汾詩云明日春

風一杯酒與君同醉信陵墳雖共此機軸亦自可悲

某者好大言一日向余曰谷音無一篇佳者余曰詠求非上竟盜賊本良民亦在其中邪惜記不眞矣某者默然

許彥周謂韓昌黎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欲醉座添春殊不類其爲人可知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所不現大詩家正不妨如是

杜詩飯抄雲子白解作雲之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少陵聞之噴飯滿案

頴師彈琴是一曲泛音起者昌黎摹寫入神乃以昵昵二語爲似琵琶聲則攀躋分寸不可上失勢一落千丈強除卻吟猱綽注更無可以形容琵琶中亦有此耶

熟讀李玉溪可除淺易鄙陋之氣

漢魏之詩辭理意興無迹可求唐人尚意興而理在其中宋人純以理用事故去本漸遠

宋人如陸放翁必是大家如唐之元白不可輕議但元白原自烹鍊而成其面目放翁惟欠此一著

劉公幹詩昔我從元后王仲宣詩一由我聖君嚴滄浪云元后聖君皆指曹操也是則二子全無心肝者當相戒此等詩斷不可讀讀之恐壞人心術

陶詩中問來使一篇人疑是太白逸詩混入余謂是後人擬陶者并不是太白之作

避地歲時晚竄身筋骨勞詩書遂牆壁僮僕且旌旄行在僅問信此身隨所遭神堯舊天下會見出腥臊云是杜少陵題避地逸詩下有公自注云至德二載丁酉作今坊本不載嚴滄浪云眞少陵語也余謂眞

不是少陵語題下所注更不是少陵語滄溟之眼易職乃爾獨識得蘭亭春望非景差之句卓見可嘉

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梅聖俞最愛之劉貢父曰夕陽遲則繫花春水漫何須柳此是俗子見解不道貢父亦有此語

谿達老喜爲詩所至輒自題寫詩句鄙下而自稱谿達李老嘗書人新素壁主人大怒訴官杖之拘使更粉乃得舍去聞者哂之新作題牆殷鑒不遠

裴司空以眼錯鶩馬贈張水部水部以詩謝之有乍

離華廢移蹄澀初到貧家舉眼觸措辭微婉旨趣良深

石曼卿詩字字有仙氣無怪其爲芙蓉城主止如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皆是食煙火人所能道者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嘉謀嘉猷入告爾后陳輔之膩讀得杜詩者楊大年反斥少陵爲村夫子未必有此言

范文正淮上遇風雨詩云他年在平地無忽險中人

可見正人君子無處不具此心

李肇國史補載韓昌黎游華山一事因公詩中形容絕險肇創敷張其說反以此詩證公必有其事可恨可恨

少陵詩初升紫塞外已隱莫雲端昌黎詩煌煌東方星柰此衆客醉一意肅宗一意順宗前人善作後人善看詩過善看人亦一大快事

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辭深塢初非宋人能作毋怪東坡一見而心折

五字詩其點化在一字間而好惡不同

好事者往往僞撰杜少陵逸詩或謂得于石刻或謂得于民間敗簏中以冀流傳惟巴西聞收京有句云克復誠如此安危在數公確是杜句易安危二字

白香山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有喜其工有詆其俗東坡小詞故將別語調佳人要看梨花枝上雨人謂其用香山語點鐵成金殊不然也香山冠冕東坡尖新夫人娣子各有態度

東坡作詩頌云字字覓奇險節節累枝葉咬嚼三十

年轉更無相涉友云衝口出常言法度法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普天下詩人當于言下領會勿便下得轉語去

好詩好文自是吾人分內之事如居官之廉潔婦人之貞節為人子之孝友一一皆分內之事何必矜誇以形人短

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于言外作者得于心覽者會其意此是詩家半夜傳衣語不必舉某人某句為證

魏野詩絶無緊要又無氣魄有何好處一時稱許殆徧以致眞宗誤聽遣使召之任其閉戶踰垣而遁遂成野老之名詩云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閉戶踰垣待列國諸侯猶爲已甚況待一統之主乎卒後又贈以著作郎詔兔子孫租稅科役眞異數也

司馬温公稱陳堯佐雨網蛛絲斷風枝鳥夢搖爲佳余謂小巧而已

花蘂夫人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如其得知又將何如落句云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

是男兒何等氣魄何等忠憤當令普天下鬚眉一時
俛首

楊蟠金山詩天末樓臺橫北固夜深燈火見揚州此
佳句也王平甫何謂其牙人語量四至教人如何作
詩

黃涪翁不識杜詩故開豫章之派若東坡學杜不成
不失爲工陳後山謂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莫不
好也俱是千古明論

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詩文皆然

雖是矯枉過正語亦是救病良藥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詞爲衞又是和盤托出也

有就此處說者有就彼處說者皆比興之流也如裴說寄邊衣詩曰愁撚金鍼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就此處說者也余有秋夜縫衣詩曰料得比來消瘦去謹依原樣不加寬是就彼處說者也

欲知杜詩大義先準張表臣讀杜一則略有端倪矣其曰余讀杜詩云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功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蘇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氣必騰上

龍身寧久藏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則又駭其奮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愛其清曠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君隨丞相後我住日華東則又怪其華豔也久客得無淚故妻歎及晨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嗟其窮愁如此及云香霧雲鬟溼清煇玉臂寒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則又疑其侈麗也至讀識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則又見其發揚而蹈厲矣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聖圖天廣大宗

祀日光輝則又得其雄深而雅健矣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則又知其許國而愛君也對食不能飡我心殊未諧人生無家別何以爲烝黎則知其傷時而憂民也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堂堂大宗業樹立甚宏達斯則隱惡揚善而春秋之義耳巡非瑤水遠迹是雕牆後天王守太白竚立更搔首斯則憂深思遠而詩人之旨耳至于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風帆倚翠蓋莫把東皇衣乃神仙之致邪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欲問第一義

同向心地初乃佛乘之義邪有能窺其一二者便可名家況深造而具體者乎此余所以稚齒服膺華顛未至也

篇中鍊句句中鍊字鍊得篇中之意工到則氣韻清高深渺格律雅健雄豪無所不有能事畢矣

岑嘉州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正謂闕事甚多不能覼縷上陳託此微詞後人不察其心至有以好諛目之亦屬恨事

孟東野聞角詩似開孤月口能說落星心煎熬太苦

幾無生趣坡翁自有所感乃贊其妙以致黃山谷楔出豫章一派由此浸淫

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其妙處無從下得著語非陶靖節能賦之實此身心與天游耳坡公云非古之耦耕不能道非余之世農不能識正道不著也

坡公稱魯直詩文如蝤蛑江瑤柱不可多食多食則發風動氣是伸是絀

作詩用事要如釋語水中著鹽飲水乃知杜少陵以錦襴傳人人自不能承當

長篇定有解數古詩亦然故有一韻重押或三押者不礙學者不可不知

某生者素不修邊幅曾經作書讓之中有良辰美景把卷爲游妙舞淸歌微吟以代此僕之實事也賢亦如是乎自謂此語頗有致後見黃涪翁云水光山色替卻玉肌花貌造語更精

詠史以不著議論爲工詠物以託物寄興爲上一經刻畫遂落蹊徑

買長江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只堪自愛柳河東

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恨少人知

山谷本以蟲怪險僻為法門故林際春申君以為佳也而馬齕枯萁喧午夢尤覺駭人

坡公在獄有以其詠檜詩逢迎神宗曰根到九泉無處曲世間惟有蟄龍知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蟄龍有不臣之意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章子厚文從旁解之得無恙設非神宗光明正大鮮不受其害而章子厚卻能為文星解厄可謂平生一善

東坡才勝文與可與可識過蘇東坡

杜浣花鍊字蘊藉用事天然若不經意粗心讀之了不可得所以獨超千古餘子皆如燒青接綠矣

山谷荷葉裹鹽同趁虛明明是柳子厚青箬裹鹽歸峒客綠荷包飯趁虛人之句未免餖飣之醜王右丞漠漠水田飛白鷺則又化腐爲奇前後相去何啻天淵

元遺山笑秦少游春雨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曉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瞿佑

極力致辨余戲詠云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

無武備不是文人王荆公有馬劣甚咆哮蹄齧人不可近蔡天啟在座云馭之無術以致驕騰至此捲袖而起躍身直上不假轡鞚劃馳數十里而回荆公心服有詩贈之其與張文潛論韓柳詩則又深入堂奧

東野悲鳴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四詩四二字新極趣極昌黎每每推許東野恐其好處後人不識

義無比興言睽世教飢烏夜啼山鬼晝嘯普天下人

詩文槀序跋無出此右可稱十六字金

濇中藏美麗虛處著工夫方虛谷語也似乎識得詩中甘苦何以瀛奎律髓不甚妥當

讀書不在記記是村學裏兒童怕打法臨帖不在多多是抄帖過日子生活

三衢葉敬君云不讀三百篇不足以濬詩之淵源不讀五千四十八卷不足以入詩之幻化不窮盡十三經不足以闊詩之作用今人作詩于前數書曾不接目第日吾觀選詩而已唐詩而已與村見讀千家詩

何異千古快論

李西涯說詩極正謂律可涉古古不可涉律是也自敘律中涉古句云幽人不到處茅屋自成村固佳而欲往愁無路山高谿水深則拙矣

琴有正調外調調者調也五音不可少紊苟于指法輕重疾徐之間宮中雜角徵中帶羽便非純音不獨聽者不覺彈者亦不自知廣陵散後此響遂絕所以子期死而伯牙不復鼓琴有旨哉作詩何獨不然今人但知于勾剔抹挑吟猱綽注間求之必無純調

古歌辭語短意長有一句兩句者含意何止十韻百韻後世作者愈長愈淺麓堂題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秪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以畫法通詩法論古之作者也余爲友人寫蘭止數葉一花一莖而已覺渠不甚愜意因題幀首云蓬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亦以畫法通詩法論今之作者也

宋詩似文與唐人較遠元詩似詞與唐人較近高青

郎氣脈未漓所以獨步明初爲楊孟載張來儀徐幼文三公之冠學詩者從此入去亦是正路猶夫學陶詩須自韋柳入學杜詩當從玉溪入

唐釋齊已作風騷旨格六詩六義十體十勢二十式四十門六斷三格皆繫以詩不減司空表聖獨是十勢立名最惡宛然少林棍譜暇日當爲易去乃妙

文貴淸眞詩貴平澹若誤認疏淺爲淸眞何怪以拙易爲平澹傷千古文士之心破四海詩人之頰惟此爲最

老杜善用自字如村村自花柳花柳自無私寒城菊自花故園花自發風月自清夜虛閣自松聲之類下一自字便覺其寄身離亂感時傷事之情掬出紙上不獨此也凡字經老杜筆底各有妙處若止自字則李義山青樓自管絃秋池不自冷不識寒郊自轉蓬之類未始非無窮感慨之情所以直登老杜之堂亦有由矣

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非尖稗官野史盡作雅音馬勃牛溲盡收藥籠執畫戟莫敢當前張

空拳猶堪轉戰如是作法方不愧老成

一韻幾押重字疊出意複辭犯失黏借趄雖古人亦往往有之恐是失檢點處吾人且避之

論唐人切不可分初盛中晚論宋人切不可分南北

未知近律勿問古詩詩學未到莫望樂府其餘雜體一切掃卻纔是風雅正人至于詩餘曲調僅可酒酣耳熱時拈付歌童舞女作樽前片刻新聲

四平頭四實四虛前後輕重蜂腰鶴膝詩中之纇病極易犯而極不宜犯

發端斷不可草率對仗切不可齊整要知草率發端下無聲勢齊整對仗定少氣魄

屬思久之詩思漸集又當淘汰盡情然後鍊成一首自無可議如戚南塘選軍于編伍時著眼挑剔然後嚴其紀律信其賞罰練其膽藝訓其進退何有不動如雷霆止若山岳者哉

少年輩酷愛情詞豔體蓋未諳詩道故也張伯起有詩云而今老去春情薄漠漠寒江水自流亦是引人入道語一少年索余畫因題其上云悲歌回首舊同

遊老大空餘兩鬢秋酒語詩情和別恨一時多向筆端收其少年漫不加省

豈快人詩必瀟灑敦厚人詩必莊重倜儻人詩必飄逸疏爽人詩必流麗寒澀人詩必枯瘠豐腴人詩必華贍拂鬱人詩必悽怨磊落人詩必悲壯豪邁人詩必不羈清修人詩必峻潔謹勑人詩必嚴整猥鄙人詩必委靡此天之所賦氣之所稟非學之所至也

爽山詩本無佳者而城中峨眉女珠佩何珊珊鸚鵡花開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

長如此芙蓉不耐寒江進之極賞之以爲是唐調余謂長歌短舞緊緊作對已屬不佳而末必長如此五字氣盡語滴害殺芙蓉不耐寒之句

詩有一句足者有兩句足者亦有一氣貫注者與不知詩者吟看每令人急殺愁讀雖覓眞有其事

今人詩稾必首先樂府次古詩長詩擬古詠史五七律五七絕歌行銘頌無一不有冠以大老之序名手所書何其穢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豈可强作以體備爲榮試觀一稾之中可是篇篇佳句體體傳作

分題拈韻詩家之厄也題與詩必須相配纔有好詩看此題宜作何體然後據體搆思庶幾當行一遭牽合未免捉襟露肘

為人要事事妥當作字要筆筆安頓詩文要通體稱稱乃為老到止就詩論寧使下句襯上句不可使上句勝下句然上下句悉敵纔是天然工到如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風捲蓬根屯戊己月移松影守庚申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陣圖東聚燕江石邊柝西縣雪嶺松之類則又不可力

爭者也

宋人喜以現成語虛字眼鍊入詩用致來後人生硬飢鄙陵夷風雅之議

王荊公好將前人詩竄點字句為己詩亦有竟勝前人原作者在荊公則可吾輩則不可

賀黃公極賞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何因入得來以為苦思激成快響殊不知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其苦思妙響猶得風人之旨

樊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妙絕千古

言公瑾軍功止藉東風之力茍非乘風力之便以破曹兵則二喬亦將被虜貯之銅雀臺上春深二字下得無瑕正是詩人調笑妙語許彥周謂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此老專一說夢不禁齒冷，

閻朝隱詠猫詩風雅罪人宋之問浣紗篇鶯花禪悅鍾伯敬議論好肉剜瘡譚友夏評隲缺口咬虱姚辱庵批李奉禮矮人觀場劉會孟評杜工部蜀犬吠日

從來談詩必摘古人佳句爲證最是小見

詩有通首貫看者不可拘泥一偏如柳河東嶺南郊行一首之中瘴江黃茆海邊象跡蛟涎射工颶母重見疊出豈復成詩殊不知第七句云從此憂來非一事以見謫居之所如是種種非復人境遂不覺其重見疊出反若必應如此之重見疊出者也

劉賓客西塞山懷古似議非議有論無論筆著紙上神來天際氣魄法律無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傑作自然壓倒元白

許丁卯思正氣湧詩中君子但苦聲調低啞有之在

當時韋端已杜牧之皆有詩推許可證楊誠齋詆其淺陋竟似道聽塗說不曾親讀此公詩者其凌歊臺詩一本湘潭雲盡暮煙出大謬咸陽城西門晚眺詩悠揚細膩之至并低啞二字亦非定評況詆其爲淺陋乎灞上逢元九處士東歸借處士以形長安諸公借長安諸公以形當時世事雖只平平八句卻用無限躊躇絕非使酒罵座者可比

薛陶臣開元後樂三四寫全盛之時五六接寫既衰之後則舊樂斷腸更爲貼切一結又微詞可念草草

讀之不覺漢武宮詞則又通體含諷韋壽博書齋有

人讀之墮淚夜宴觀妓一首竟不成詩

韓致堯中秋禁直望宮闕于九霄聽絃歌于五夜欲

使主上親賢遠佞而不可得展轉不寐隱約可念寄

湖南從事詩中情境竟可與屈大夫把臂

王摩詰學佛不得已也如敕賜百官櫻桃當時賦詩

紀恩者不一獨摩詰三四兩句人所忽而不言者而

獨言之是天理人心之砥柱不是他人一味鋪張盛

事誇耀君恩而已

盧仝劉叉敎外別傳曹堯賓聲調最響病馬諸作極有意旨才人不遇應共低徊

宋邕游仙詩製題極惡詩則頗有佳句破綻處亦不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與李玉溪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一箇分明在一箇兩渺茫一樣靈心兩般妙筆

蘇黃門謂杜詩雄韓詩豪杜詩之雄可以兼韓之豪如柳柳州不若韓之變態百出也使昌黎收斂而爲柳州則易使柳州開拓而爲昌黎則難此無他意味

可學才氣不可學也

韋蘇州韻高氣靜王右丞格老味遠二公未易優劣有云以體韻觀之右丞不逮蘇州以氣味觀之蘇州不及右丞何異管中窺豹○韋蘇州律詩似古劉隨州古詞似律大抵次李杜韓一等者便不能全兒隨州韻度不如蘇州意味不如右丞然其豪贍老成則皆過之得意處竟可與少陵索笑長城之名葢不徒然

曾紘論陶詩形夭無千歲爲刑天舞干戚五字皆訛

一時岑晁之徒皆爲稱善二老堂詩話以靖節十三
篇篇指一事辨之謂此章專指精衛何預刑天竹坡
襲其說爲已意更爲脫誤其說甚快惜不能記憶
崔灝筆力宏大賈島詩骨清峭
趙承祐除倚樓之外儘多佳句予此偶然得名
崔禮山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與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同一妙理
李楚望寄懷秦處士常開郡邑山多秀更說官僚眼
盡青寫讖爲處士者外君子內小人一團齷齪欺世

盜名不意今日其風特甚

薛太拙平生極誇己詩及讀其全集亦不見得

劉溘靈人謂其調苦如渭水故都香消南國之句正復不然長洲懷古用清猿人議其背題不知題爲吳破正可借以形喻秋夕山齋即事半夜秋風江色動滿山寒葉雨聲來是因半夜風聲從山齋中想到江光搖動滿山寒葉恍惚雨勢驟來秋日寓懷旅途誰見客青眼故園幾多人白頭是無人垂青于我乃疑天下人誰曾見人青眼自盡鬢髮星星乃憶故園親

友多少白頭活現落魄人自歎自樂光景
盧允言衰顏重喜歸鄉國是自幸語身賤多慚問姓名是世共語估客晝眠知浪靜是看他得意語舟人夜語覺潮生是惟我獨醒語余因向老無成最怕人問尊庚幾何同此可憐
曹夢徵長于鍊字如郭裏殘潮蕩月回約開蓮槳上蘭舟之類
三羅齋名隱爲最虬次之鄴斯下矣
李從一野棠自發空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高青邱

閶門一帶垂楊柳絲到阜橋不見人于此脫胎如細雨溼衣看不見閒花落地聽無聲覺烘染太過
杜牧之晚唐翹楚名作頗多而恃才縱筆處亦不少如題宣州開元寺水閣直造老杜門牆豈特人稱小杜已哉
吳子華廢宅詩晚唐絕唱
李玉溪無疵可議要知前有少陵後有玉溪更無有他人可任鼓吹有唐惟此二公而已
溫飛卿晚唐之李青蓮也故其樂府最精義山亦不

及學者不于溫李二公詩悉心體會未見其能成詠何以歷李杜之瀟翰邪惟長詩則溫不迨李李有收束法凡長篇必作一小束然後再收如山川跌換之勢溫則一束便住難免有急龍急脈之嫌律詩之妙略舉一二便見陪河中節度游河亭詩寫得節度何等風光詩人何等牢落以極牢落之客陪極風光之主是何等局面曲曲寫來何等彼此真令人無奈過陳琳墓一起漢唐之遠知心之邇千古同懷何曾少隔三四神魂互接爾我無間乃胡馬向風而立越燕

對日而嬉惺惺相惜無可告語春日偶成讀之不覺淚下沾襟寄岳州李員外細膩風光賺知音直刺入未成名人心裏山中與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邊上正屯戍已山中坐守庚申此時豈吾輩忘籌國希長生之時哉身閒如雲心熱如火舉世滔滔誰其知我豈不可歎

李文山黃葉黃花古城路秋風秋雨別家人脫盡晚唐蹊徑

羅昭諫爲三羅之傑調高韻響絕非晚唐瑣屑當與

韋端己同日而語

李山甫寒食詩眞畫出清明二月天也就此一斑可窺全豹公子家二首尤爲絕倫讀之令人想到伶倫吹裂孤生竹侍臣最有相如渴當闗莫報侵晨客等詩不覺淚涔涔沾袖矣

唐茂業有時極似玉溪想亦如李洞之師賈島故臭味不殊

李求古贈寫御容李長史一篇法律井井不減開寶時人

王幼仲長篇小律俱有妙處不可以宮詞樂府拘定其聲價

譚用之最多杜撰句法硬用事實偶有不杜撰不硬用處便佳

司空表聖學行俱高不可思議于詩品二十四則及居王官谷寇亦不敢入其境見之

鄭守愚聲調悲涼吟來可念豈特爲鷓鴣一首始享不朽之名

崔珏以鴛鴦得名而哭義山之作亦是九原知已

杜少陵詩止可讀不可解何也公詩如溟渤無流不納如日月無幽不燭如大圜鏡無物不現如何可解小而言之如陰符道德兵家讀之爲兵道家讀之爲道治天下國家者讀之爲政無往不可所以解之者不下數百餘家總無全璧楊誠齋云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得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余謂讀之既熟思之既久神將通之不落言詮自明妙理何必斷斷然論今道古耶

米南[illegible]論書云歐怪褚妍不自持猶能半踏古人規

恣權醜怪惡札祖從兹古法蕩無遺張顛與柳顏同罪鼓吹俗子起亂離懷素獨獠小解事僅趨平滑如盲瞽可憐智永研空日去本一步呈千媸二王以前有高古有志欲購無高貲已矣此生為此困有口能談手不隨今日與諸君論詩亦是有口能談手不隨若以余為能如其言正未必然

一瓢詩話跋

一瓢先生善岐黃之術與同時葉香巖齊名素不相能而每見葉製方未嘗不擊節稱善乾隆丙辰開鴻博之科先生亦與試焉其所著詩名曰吾以吾集大抵得力于浣花翁者居多是編自抒心得痛鍼俗病凡所指斥皆能洞中竅窾非好爲叫囂者比先生于詩亦可謂三折肱矣壬寅秋月吳江沈楙悳識